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 第一四四五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纽约

---

### 目次

|  | 页次 |
|--|----|
| 临时议程 (S/Agenda/1445) .....   | 1  |
| 通过议程 .....   | 1  |
|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758) ..... | 1  |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四百四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J.A.卡斯特罗先生**（巴西）。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445)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58）。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58）

1. **主席：**根据安全理事会以前作出的决定，我现在建议，如果没有异议，就邀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J.*哈耶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M.*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B.*托莫罗维奇先生（波兰）和*A.*弗拉图沙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将继续审议摆在它面

前的问题。我想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封正式信件的内容告知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

3. 请副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代表们宣读这封信。

4. **库塔科夫先生**（主管政治及安全理事会事务副秘书长）：该信如下：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致意。关于联合国秘书处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信，那封信转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文策尔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载有其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通知书的电文，我荣幸地提请注意这一事实，就是该重要而紧急的电报直到现在还未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苏联常驻代表团期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这封电报，将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立刻分发。”

5. **主席：**关于这点，我想声明，本主席所采取的程序是遵循以往的一些先例的。因为对于这种情况，主席从议事规则未能得到任何指示。议事规则对这种情况未作规定。但无论如何，主席必须把该信件的内容告知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可是，本主席并不声称绝无错误，而将乐意按照安全理事会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办法处理。

6. 现在请苏联代表发言。

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十分感谢你，因为你决定了将苏联代表团昨晚深夜送给你的信告知安全理事会。这封信与它收到联合国秘书处转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文策尔同志的电报中的信件有关。

8. 事实是：虽然电报白天就到了，但夜里很晚才送给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因而，今天看来就很明显，有些代表甚至连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因此，我冒昧地在这里，在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上读那封电报，以便让安理会代表知道。电报如下：

“纽约

“联合国总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阁下：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一种不能容许的方式行事，已经把辩论社会主义各国为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证其国家独立与主权而采取的措施，列入了议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最强调地申明，捍卫与加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欧洲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为此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能不坚持要派出受权代表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受权代表随时准备启程。

“务请即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

“O.文策尔(签字)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于柏林”

9. 按照公认的程序与惯例，一个国家——不论是否联合国会员国——外交部长的这种函电，既然同安理会当前讨论的问题有直接和密切关系，就应当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加以发表。

10. 现在，我读的不是事情的那一面，它无可置疑地表明这个问题是给一些人塞进安全理事会的，那些人感兴趣的是恶化国际局势，并使人们的注意离开那些与正在其他地方进行的侵略行为（名副其实地）有关的当前的问题。那一面我们已经有机会详细地谈过了。

11. 但除了那一面之外，既然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这问题，既然那些把问题提出来辩论的人谈到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么，听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意见，允许他出席会议，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

12. 至于该国外交部长的电报，嗯，用他们的话来说，上帝的旨意要求把它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发表。可是，与此同时，这封电报已经附在来历不明的信件下面，散发给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常驻代表团，信件写道：

[发言人接着用英语讲。]

“随函附上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份海底电报影印本，请查收。

“遵照安全理事会主席指示，这份海底电报副本正分送安全理事会所有代表参阅。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发言人用俄语继续讲。]

13. 有什么办法知道是谁签署这封信件吗？它没有署名，却又附有文策尔先生电报的一份影印本。因此，首先想到的问题自然是，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电报未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来分发呢？

14. 主席：嗯，首先我要澄清一点。这份电报是昨天会议很晚的时刻才到我手上的。据联合国电讯处的笺条说，该处收到电报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时五十八分。事实就是如此。另一方面，我认为没有疑问，秘书处的信是根据安全理事会主席指示：电报副本要送给安全理事会所有代表参阅。所以，没有疑问，电报副本是按照安全理事会主席指示分发的。这两点都是事实。

15. 正如我所说的，主席遵循了以往的一些先例。但是，主席并不声称绝无错误。主席乐意遵照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认为合适的任何办法处理。

16. 贝拉尔先生（法国）：关于我们苏联同事刚才讲到的那份电报的内容，我想说几句话。

17. 我们的同事、马立克大使，将不会感到惊讶；在听取此人发言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与他恰恰相反。正如他十分清楚的，他的政府与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是持相反观点的。

18. 至于潘考夫当局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回忆一下法国对这问题的立场是必要的。这个立场我们已经多次、尤其是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文件中表明了。

19. 法国不承认东德当局有权在国际事务方面代表德国人民讲话。因此，不能允许他们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辩论。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20.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我认为就国家的定义而言，有一定的标准，诸如领土、人口和在该领土上确实存在的合法的政府。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论，它是一个国家，所有这三条都符合那个定义。至于某个国家承认它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21. 第三个问题，是否由于这机构的某些理事国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就不得把来自该国政府的任何东西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发表——只是因为安理会的一些理事国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2. 主席先生，你把那份海底电报作为非正式文件分发给安理会各代表，我赞赏这一点。这是考虑到电报到得迟而采取的做法，因此，非正式地分发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你以后把那份电报作为正式文件分发。与提到安全理事会上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文件，只是由于来自一个非联合国会员国就不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这方面的先例是怎样的，我的确很想知道。

23.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要立即说明，我完全支持法国代表对我们所讲的话。除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之外，联合王国不承认还存在一个国家或政府有权在国际事务上代表德国人民讲话。

24. 所以，我们认为，听取那位要求发言的人的话，不会给我们的会议增加什么新东西，而只会耽误和搅乱会议进程。这无疑地确是他申请发言的目的。反对那份文件的理由是清楚的，反对那份文件的理由是：电报并非来自一个国家却声称来自一个国家。

25. 我也许还要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主席所采取的行动是恰当而正确的。我们完全拥护他的决定。我们的主席对我们说过，他不一定绝无错误。我们对

他的公正无私和他的正直极为尊敬，这几乎是无须乎我们讲的了。

26.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法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所讲的话也代表了我国政府关于这问题的观点。然而，我认为，值得花很短的一点时间研究一下，为什么这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

27. 凡是很不幸地忍受过星期四夜间〔第一四四三次会议〕苏联代表妨碍议事的无理取闹的人，对于苏联这个最新手法的主要目的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其目的是在安理会上制造一个事端，这样，至少暂时地，可以转移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注意。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德国占领区所建立的政权，正是现在安理会审议的罪行的一个同案犯。既然这是事实，那么这个同案犯的证词，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另一个占领者在安理会的证词，对他会有什么好处，甚至会有何新鲜之处，马立克大使对此是不存幻想的。

28. 因此，苏联代表现在在我们面前提出的要求具有厚颜无耻的性质。极其令人震惊的是，一九三八年遭受希特勒军队野蛮地占领国土的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竟然再一次蒙受德意志军队入侵和占领的耻辱。这次，军队是在苏联庇护下维持当权地位的专制领导人所统率的。

29. 倾听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们可以指望得到的，无非是再加一串长而又长、语无伦次、东拉西扯和重重复复的话。那样的发言我们已经从苏联和它的仆从国领教过了。

30. 马立克大使知道，德国东区政权代表可能说的任何话，只有由事实上负责该地区的人也就是苏联政府说出来才能有权威。总之，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提供权威性的、或是最知情的政府没有提供过的任何情况，而最知情的是策划和指挥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占领的那个政府。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理人，而苏联在本安理会已经有适当和常驻的代表了。

31. 关于这个情况，宪章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并没有含糊的地方。宪章第三十二条和规则第六条只适

用于国家，而德国苏联占领区里的政权既不是国家，亦无任何权利为德国人民说话。

32. 我几乎不必提醒本安理会各位代表注意：所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声称在其上行使权力的领土，事实上，只是苏联控制下德国的一个被占领区，是德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3. 这个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是苏联制造的；把它强加在它的占领区的原因，仅仅是由于苏联未能统治全德国。因此，它希望：通过在其占领区建立它所称之为第二个德国，从而至少在德国的一部分实行共产统治，并无限期延长德国的分裂。

34. 至于处理那个文件的具体事情，我只须说：对你已作的各项决定，主席先生，以及对你力求了结这桩事情的方式，我国政府表示最充分的信任。在这一点上面，我相信我只是表达安理会大多数代表所怀着的感情。

35. **博尔奇先生(丹麦)**：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有权在国际事务方面代表德国人民讲话。此外，我们确信，倾听那位申请发言的人的讲话不会达到任何建设性的目的。因而，对于让他发言的请求，我们将加以反对。让我再补充一句，入侵行动不可以作为进入安理会的通行证，这一点应毋庸置疑。

36.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首先，关于来自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文件不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我的确欢迎提供这类先例的情况。其次，我觉得，从程序的观点来说，我们已经跳了一步，因为安全理事会有些代表已作出了结论并在实质问题上发表了意见。可是，我认为应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应就邀请问题发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然后，安理会可以发表意见，并通过民主表决来决定把某国代表团或者某人邀请或不邀请到安理会议席上来。因此，连一份正式文件也没有就作出决定，我觉得这有点儿莫名其妙。所以，从程序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安理会各代表只能就安理会上的正式文件发表意见。这就是我讲话的要点。

3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北约组织的国家在某一个时候制造了一个波恩国家以便把它纳入军事侵略性的北约组织集团，并把它变成

它们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的武器，这个集团国家的代表现在协调一致地合唱，反对邀请一个主权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代表参加已列入议程的问题的辩论。这不是新鲜事；这是老一套，我们听到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此敌视和诬蔑的发言，也不是第一次了。

38. 北约组织成员国，首先是它们的主要领导者，粗野地和挖苦嘲骂地歪曲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真实性质，违背联合国宪章，非法地把关系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态的问题，强要安全理事会加以辩论。他们公开的目的是——不择手段，不择方法地——阻挠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正常发展，并利用这个强加于安全理事会的问题来转移安全理事会以及国际社会对帝国主义在越南和中东的侵略行为的注意力。

39. 最后，安全理事会正在被这些国家的代表尤其是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利用来肆无忌惮地诬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兄弟般的援助。这种援助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因而，使得那些把赌注押在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反革命和反动势力上面的人们，越发恼羞成怒。

40. 结果是他们赌输了，于是他们组织了一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吵大嚷的全世界性的诬蔑活动。很自然地，社会主义各国表示愿意说明事件的真相；它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它们有权援用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正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议事规则保证每个国家及其正式代表，在讨论涉及该国的荣誉、尊严、利益、政策与行为的问题时，有可能和有权利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他们有充分的权利来说明所讨论的问题和实质，并表明他们对讨论中的问题的态度。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揭露那些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代表们心怀敌意、含沙射影、歪曲事实的发言以及其他种种无稽之谈。

41. 当然，北约组织国家的代表，尤其是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对于受他们指控的人们所摆出的目前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事实真相，是觉得不合口味的。这不合乎他们的盘算。他们只要一个东西，就是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大肆诬蔑，从事态中捞取政治

资本，歪曲这些事态的性质，转移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各强国的侵略政策的注意力。

42. 我们曾经亲眼看到：在安全理事会先前的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如何千方百计在程序问题上耍诡计、搞操纵，甚至是对一位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保加利亚代表——他也力图剥夺其在安理会上发言的正常权利。美国代表提高嗓门，大发雷霆，就是要禁止保加利亚代表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代表团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付表决之前发言。安理会各位代表都会记得：美国代表甚至试图剥夺安理会一位理事国代表要求连续传译的权利，虽然该理事国代表当时并未坚持要这样传译。美国代表决定亲手破坏议事规则，勾销其中一条合法规则，这条规则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代表有坚持把他的发言连续传译为各种工作语文的权利，美国代表蔑视一切竟达到何等地步？美国代表要求表决以便改掉这项权利，这在安全理事会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那是宪法权利。鲍尔先生，在联合国组织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你没有权利、没有理由破坏宪法。在当前这个问题的辩论中，事情已经闹到那个地步了。鲍尔先生在这里说到“妨碍议事进行”这个英语词汇。在俄语中并没有这样的字眼。因为俄罗斯人不搞妨碍议事进行的勾当，所以没有类似的字眼。那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一种习惯。卡拉登勋爵正在摇脑袋，但他承认我说对了。因此，不要把你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归之于我们。

43. 上几次会议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安理会会议原定五时召开，可是那些盎格鲁撒克逊的妨碍议事进行者把会议推迟到九时才开。可那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讨论拖长了。我们不得不在夜里开会，那就是美国代表那么神经紧张地坚持快点表决的原因。看来他是想去睡觉了。可见，你们倘若要谈妨碍议事进行，跟你们自己去说，别跟我们说。

44. 安全理事会每位代表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议事规则，有权发表意见，阐明立场；并为此，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任何人——就连你，鲍尔先生——也无权加以禁止。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同意吧。宪章第三十二条写着：

“任何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联合国会员国，或任何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我强调这

点，任何国家——“如在安全理事会考虑之争端中为当事国者，应被邀参加关于该项争端之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此，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二条提供了合法根据，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要求安全理事会主席及安全理事会给予其正式代表到这里来的机会，在这张会议桌前阐明其政府的立场，而盎格鲁撒克逊先生们却在谴责这个政府犯下每一桩想得出的罪行。

45. 当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代表将参加讨论而无表决权。但是不。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出于他们妨碍议事进行以及专横跋扈的自然倾向，压制别人意志和把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的倾向，正在采取一切想象得到的手段阻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代表参加在这里就该问题进行的讨论。有什么理由呢？他们提出好几个论据，可没有一个是经得起一驳的。

46. 诸位当然了解，联合王国、美国、还有法国——不幸得很，它也参加了这场合唱——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这点与联合国有何相干？有许许多多的人互不承认。但这不意味着联合国必须遵循联合王国、美国以及北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胡思乱想或是按照他们不人道的帝国主义原则与规则办事。当然并非如此。一国得不到另一国承认，这一点绝不能约束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组织所有会员国——正如俗话说的，谢谢上帝，共有一百二十四国——并不是都相互承认的，并不是相互都有外交关系的。但这同联合国有何相干呢？讨论涉及它们利益的问题，它们之中的每个都有权参加。而且，联合国宪章是那么灵活而公正，因而依据第三十二条，即使是非会员国，如问题直接与它有关，就给予它参加讨论的权利。

47. 美国和联合王国正在力图阻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出席和参加讨论，这在国际法上有什么根据？其根据只是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概念，这些概念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一直应用于欧洲。但是这些帝国主义概念并不能约束任何人，更不必说约束联合国了。

48. 在过去几天来安全理事会所有冗长的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遭受了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诬蔑性和抱有敌意的攻击。那么，为

什么你们这些英美绅士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代表不屈尊倾听呢？为什么不听听他对你们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诬蔑性和抱有敌意的无稽之谈的回答呢？你们凭什么理由来禁止呢？认为宜于参加讨论该问题的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向安全理事会申请获准参加讨论，它们的代表出席会议并正在参加讨论。

49. 昨天，又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要求，准其按照宪章和议事规则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暂行议事规则第十四条写道：

“任何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联合国会员国及任何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被邀参加安全理事会的一次或多次会议，应提交为此目的而委派之代表之全权证书……。”

因此，安理会的议事规则，对即使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也有规定。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绝对没有理由反对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50. 阻挠该代表到安理会的运动昨天就开始了；其表现是：没有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正式电报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发表。今天，随着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直接参与其事，这个运动正在更加紧继续进行。

5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共同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援助一事，美国代表、法国代表和其他一些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已经表示知道并反复提到由于这个情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是十分自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因此而提出正式要求派代表出席安全理事会并参加安理会关于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工作，这是十分自然的。

52. 你们提到先例。可是就有一些先例，当时不仅对非会员国，而且也对正正式地讲根本不算国家的一些国家发出邀请，请它们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科威特和伊拉克对英国侵略的指控就行了。这个问题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九五八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科威特大臣发

来一封信，要求邀请科威特一位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辩论。<sup>1</sup>不顾联合王国代表的反对，主席宣布已同意邀请科威特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当时，联合王国代表断然反对这一邀请。英国正被控进行侵略。因此，很明显，联合王国代表特别切望不要听取一个阿拉伯国家科威特的代表所要提供的真相。可是，尽管他反对，科威特代表还是被邀请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53. 我想起第二个先例——这种先例多得很。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九日，就柬埔寨关于美国和南越傀儡政权的军队对它进行侵略的指控，南越外交部长提出要求<sup>2</sup>让南越代表有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为什么呢？因为柬埔寨控告南越进行侵略。如今，美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无数次发言中，正含血喷人地控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歪曲问题的实质；并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把事情说得好象兄弟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对一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侵略。出自确实在对其他国家人民进行侵略的那些国家代表之口，这种说法听起来就有一种伪善的味道。尽管南越过去不是，而且众所周知，现在仍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其代表却被邀请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谁坚持这一邀请的？美国代表。有何根据？根据是南越被控进行侵略，因此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应该听取南越正式代表的讲话。

54.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然而，当事情关系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现在美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所作所为，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在他无数次发言中，他口口声声控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侵略，却不愿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对这件事情的陈述。对他来说，这样比较妥当。让安全理事会记录只给人们看到他的发言；让所有的出席者只听他的控告；可是就被告方面而言，就不要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这里来，不要让它的安全理事会有发言权，不要让它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美国代表企图把这说成是一种

<sup>1</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月、九月份补编，文件S/4851。

<sup>2</sup>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六月份补编，文件S/5710。



公正不阿的民主的立场，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为这么一种站不住脚的立场辩护是困难的，鲍尔先生，你是在枉费唇舌和心机。言之无理的东西是无法证明的。

55. 我已引证这些先例来驳斥任何所谓不邀请争端国的先例。要紧的是，那些对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感兴趣的国家应对法律原则和国际法表示起码的尊重。这些国家对心平气和地、和平友好地平息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并不感兴趣，却热衷于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巩固和协调这个明显的不言而喻的事实，挑起一场恼火的、罗唆的、喧闹的、敌对的宣传运动；一场通过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来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宣传运动。

56. 现在安全理事会每个代表面前摆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和苏联代表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很快地，真的只要几分钟，就采取措施邀请那个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请求准予参加讨论问题的人。但是到现在也还没有这样做。既然没有这样做，则错误须予纠正。

57. 暂行议事规则第六条清楚而明确地规定：

“凡国家、联合国各机构或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规定提请安全理事会审议之任何事项的通知，秘书长应立即转知安全理事会全体代表。”

58. 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就联合王国和美国坚持交付安全理事会审议的问题而提出的这个重要要求是——如你宣布，主席先生——昨天下午六时左右收到的。当时安理会正在开会。要是马上采取了步骤的话，至多在一小时内就可以使安理会各位代表注意到该函电，并且仍然来得及在昨天就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这么做。发了一些信件，但今天已显而易见，他们没有到达收信人手里。鉴于这种情况，依照联合国宪章和议事规则，苏联代表团认为，非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法代表就正在讨论的问题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不可。

59. 主席：我认为，出于对安理会的尊重，主席应该避免与任何理事国代表进行争论。然而，既然苏

联代表提到在程序上要诡计和因妨碍议事的无理行为而任意延长会议，我不得不声明：是主席，而决不是别人，对处理安全理事会事务负全部责任。我感到不得不重复我在上次会议上讲的话：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不容忍来自任何理事国代表的压力——而且当我说“任何理事国代表”时，我是指任何一个代表，不管他是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族、高加索人种或是任何别的种族集团。我实在决不容忍来自任何理事国代表的压力。

60. 我再说一遍，就采取那个决定的特定情况而言，我并不宣称自己绝无错误。我愿意采取安理会认为合适的任何办法。只要安全理事会赞成或同意，我也十分乐意照苏联代表的要求办。

61.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依我看，在散发八月二十三日给秘书处的信这件事上你完全正确。这封信附于某一自称为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名叫文策尔先生的个人电函。据我国政府所知，文策尔先生自称为成员之一的那个所谓政府无权代表任何部分的德国人民。因此，把谈到的这份电函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散发是十分不妥当的。让本安理会同意任何自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授权代表”的人参加我们的讨论，也决不是妥当的。

62. 据说，这一申请应按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予以考虑。但是那些条文——即宪章该条和议事规则该条的条文——明明是指非安理会理事国的联合国会员国。现在，就申请人来说，我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虽然在德国的苏占区内有个行政当局可能如此自称。

63. 至于苏联代表的那些话，我想，听者一定不会不注意到，当一个既经确定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时候，却强调“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北约组织成员和代言人”，这虽然出人意外但也并不奇怪。这个事实就是：正是华沙条约的某些成员入侵并占领了一个同伙的共产主义者国家——这是一场业已在本安理会遭到谴责的侵略。

64. 同一位人士还大谈特谈“资本主义垄断”。然而，以这场辩论所揭示的而论，正是苏联代表的表现证明了他是垄断程序问题和议事问题的能手，拿这

一切来阻碍实质问题的讨论，而实质问题是以苏联为首的对别国事务的干涉导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65. 至于我的匈牙利同事所提出的论点，我要说，他讲话中我唯一完全同意的一点是：已经向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主席先生，应予讨论并以民主表决方式决定。

66.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主席先生，你知道，我国代表团遵守的规则之一是发言简洁。鉴于现在我们碰到的这个问题，我要以几句毫不含糊的话说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这个立场在许多场合及各种集会上业已声明并重申过。

67. 巴拉圭共和国不承认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我们认为，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只不过是德国的一个外国军事占领区而已。因此，我们不承认它有任何权利代表全体或部分德国人民讲话。德国人民唯一合法的发言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我国代表团的行动将由这一观点作指导。

68. 最后，既然似乎有些代表团想对你，主席先生，在这些情况下业已进行的处理方式提出疑问，我愿通知你，据我国代表团的意见，你的行为和你所采取的措施并未逾越最严格的正当规范。

69. 主席：保加利亚代表已要求发言，但是在请他发言之前，我要请他澄清一下他究竟是要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本身发言——假使那样，我想他可以等我们先把这些程序问题处理掉——还是要就这些程序问题发言。因为关于后者，我可以这样说，我对应邀出席的代表可否参加安全理事会对程序问题的讨论有些疑问。所以我要请他先澄清一下他的意图。

70. 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发言。

71.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关于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这场辩论——在辩论中它被控犯了罪——的问题，业已在此展开了讨论，我看我们已经超越讨论程序问题的阶段，从反对这一邀请的发言者的某些话看来，尤其如此。从某一时起，发言者开始控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犯了罪，然而却宣称它无须参加这一讨论。

72. 因此，我想澄清这一点，然后，主席先生，

由你去处理程序问题。我再说一遍，在程序问题上，我无意坚持。

73. 主席：我对保加利亚代表愿意合作的讲话表示感谢。还有其他代表希望对安理会发言吗？

74.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既然我刚才表示首先想澄清这场辩论中提出来的某些问题，难道你，主席先生，不想对我就这个问题发言的要求作一决定？刚才我仅仅说明了我打算说什么而已。

75. 主席：也许我误解了保加利亚代表的意思，我向他道歉。我本来想对这个问题宣告裁定，但是我想请他合作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说，如果他能把他的讲话推迟到会议略后一点的阶段，我们就可以避免又一场关于他是否应在此刻发言的程序争论。据我看这个情况，我们仍然在辩论由于收到的电函和苏联代表给我的信而产生的程序问题。这是正在审议的事情。我认为此间所遵守的惯例一向是，只有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才能讨论这些程序问题。我说这番话的同时怀着对保加利亚代表一切应有的尊重。顺便提一下，保加利亚代表是我的老朋友。可是我刚才确实向他提出了请求以便他能够放弃在此刻发言。

7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要对我上次发言作一点更正。我提到宪章第三十二条，可是我指的是宪章第三十一条，它规定：

“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之任何问题，经安理会认为对于任何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联合国会员国的利益有特别关系时，该会员国得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77. 因此，让保加利亚代表有机会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发表他的意见，我们认为是适当的。

78. 主席：如我前面所述，我并没有对此宣告任何裁定。如果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没有异议，我将愿意让保加利亚代表发表他的见解。由于我没听到异议，我十分高兴地请保加利亚代表发言。

79.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谢谢你，主席先生，同时我也谢谢安理会各位代表。

80. 如果诸位允许，我将用俄语发言，因为我有些文件是用俄语写的。

[发言人用俄语继续讲。]

81. 鉴于正在讨论的问题已经越出程序问题的界限,我们感到我们处于这么一个阶段:也许有必要对此间已经谈到并已提出来讨论的事情说几句话。

82. 首先,我们必须提一下有些国家的代表在此提出的问题。那些国家正控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也控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所有他们的发言中,他们屡次控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说了它许许多多坏话。他们控告它,同时却不愿听它要说什么。那里见过或听过,一个人受到控告却不予申诉,不让他答辩并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在安全理事会中听到这种控告岂非怪事?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控告呢?控告人家却不给人家申诉的权利,这是那里来的习惯?安理会大多数代表,或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律师。他们知道,对谁也不能不予申辩而定罪。可是他们想不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申辩而定它的罪。主席先生,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就是这个缘故。

83. 安理会某些代表在此提出来作为不愿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讲话的论点的第二个问题是,据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因为他们不承认它。他们承认不承认与此何关?有许多国家,他们过去并不承认。例如,某些国家不承认苏联达二、三十年之久,然而,那期间苏联继续存在。当时也没有人阻止得了它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人阻止得了它对国际政策的影响。没有人阻止得了它此时此地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存在。那么,即使某些国家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跟此间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理由不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尤其当它被控犯了某种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罪行的时候。

8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说:

[发言者宣读电报,电文见第8段。]

85. 主席先生,我们也被控犯有同样的罪。他们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代表不可能在这里告诉我

们任何新东西。可是,也许他们有比谁都多的许多新东西要说,因为他们的代表知道有些什么样的反社会主义阵营的罪行业已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在西德准备就绪。有人在这里说,——既然我在发言,请允许我提一下,主席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但是,我坚持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实在在是一个国家,不管某些不喜欢社会主义的政府和国家是否承认它。那是另一回事了。有人在这里说,非国家不能参加会议。苏联代表已经举出甚至非国家(不是未被承认的国家)也曾获准参加的好几个例子。

86. 此外,我要提醒安全理事会另一个实例。在那件事中,某些人,甚至非国家的当事者也曾被邀请参加安全理事会辩论。例如,在我们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一开头,土耳其族居民和塞浦路斯人居民的代表就曾几次受到邀请。他们参加了会议并就这些问题向安全理事会作了解释。现在在座的土耳其代表能够提醒安理会这件事,塞浦路斯代表也能够提醒安理会这件事。他们知道有谁参加了会议,尽管当时有一方否认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代表有权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87.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主席先生,虽然安全理事会不应该审议这件事,但是假如它要这么做并且既然它的确要这么做,那么这件事就应当以正确的观点加以陈述。鉴于问题正受到研究,安理会又不清楚该怎样审议这些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应该受到邀请;他应该参加会议,以证明安全理事会根据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倡议而在此研究的这件事是多么不可讨论,亦无任何理由或根据去讨论。

88.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想说几句很简短的话,纯然是关于程序问题的。

89. 在今天上午我们的讨论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对安理会说来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问题。问题是,是否可以让一个非安理会理事国参加程序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实质问题的讨论。这是个过去不时考虑过的问题。

90. 现在我只是想说:怀着极大的尊敬陈词,当时我就觉得你主席先生处理这件事非常出色,而且无疑并没有对此事作出裁定。我还想说,当时我就从我

的朋友保加利亚代表的话得出一个明确的理解，他不是想单纯就程序问题发言，而是想就实质问题发言。

91. 我认为重要的是，上述各点应该载入记录，并应明确：在主要问题上——即我提到的程序问题——我们今天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也当然没有造成任何先例。

92. 主席：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现已发表的那些疑问我也有，当时我就告诉安理会。主席所作的唯一事情是请问安理会各位代表对塔拉巴诺夫博士在这个时候发言是否有异议。由于没有异议，我就让他发言了。

9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要提请注意联合王国代表的讲话。在你征得安全理事会某些代表同意，正当、合法地按宪章让应邀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的保加利亚代表发言之后，他急急忙忙起来发言。但是我怀疑联合王国代表企图不准别人参加会议，即使那些人获准并应邀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也不准就他的国家和他的政府所不欢迎的问题发表意见。我认为这种场合将来可能遇到，而那正是联合王国代表预先提出保留的原因。不过，我们对这件事不必详论。这个声明是事后的。保加利亚代表已经提出了他的意见，这件事也可以就此结束。

94. 我要就加拿大、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涉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讲话，对讨论中的程序问题补充几句话。这三位代表联系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存在，发言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表露的错误说法、缺乏客观性和对事实的歪曲，必须辨明。他们在此重申了他们国家的同往常一样的非法和不现实的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拒不承认客观现实、两个主权德国存在的客观事实。与逻辑、常识、现实和欧洲的实际情况相违，他们对两个德国之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粗暴的歧视的攻击。这一步骤只能视为这些国家的危险方针的又一表现，这种方针旨在助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治集团的复仇主义侵略倾向。

95. 苏联一向坚决站出来反对歧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和任何企图，不论是来自那一方向的企图、包括在联合国体系内的企图。对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的歧视继续在联合国内存在，是有着众所周知的原因的。这么一种惯例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他们曾一度控制联合国秘书处。因此，援引英国人和美国人所造成的先例是站不住脚的。

9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它遵循一项和平政策，一项旨在保障欧洲和全世界和平、同其他国家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它认真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原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旨在加强欧洲与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热爱自由的外交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为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强暴和剥削势力的各民族所给予的坚决、公正的支持；都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全世界、特别在最近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中间，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97. 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一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卫着社会主义的成就，保卫着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保卫着欧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利益。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在前希特勒德国的一部分土地上，一个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势力歪曲、曲解或漠视这一历史事实和现实的任何企图都不能改变这个状况。

98.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部新宪法最近经过人民投票获得通过。这一事件的影响远远越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它证明社会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成就。它反映了在欧洲和世界上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这是该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生气蓬勃和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表现。它驳斥了帝国主义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含沙射影的欺骗性宣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部新宪法证实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忠于社会主义、和平、自由和民族独立理想的。它宣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执行一项有益于和平和互相谅解的外交政策，这项外交政策支持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

99. 该国的宪法坚决宣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永远不会发动志在征服别国的战争，永远不会使用其武装部队侵犯民族自由。成为西德特征的战争和复仇主义宣传，人们在西德有目共睹的对种族仇恨和民族仇

恨思想的培植，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都作犯罪看待。

100.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的人民投票表明，该国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民投票赞成这部新宪法。这次群众投票向全世界表明：西德政府自称有权代表全体德国人发言是何等没有根据、何等心怀敌意、妄说中伤而又何等专横。显然，那些要求这种权利的人认为，也许还有可能复活希特勒宣布的千年德意志帝国，而他们这批复仇主义分子和侵略者将成为整个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命运的主宰者。可是，发动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战争的希特勒帝国，垮在它自己的罪恶的重压之下。老路走不通。曾使俄国、法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人民遭受灾难的当年希特勒帝国，如今作为两个独立与平等的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存在了十八零半个年头。

10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坚决抵制西德统治集团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的侵犯，坚决反对西德统治集团粗暴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政的企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通过投票赞成社会主义宪法明确声明：他们决不放弃以艰苦奋斗和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动派的斗争为代价所获得的果实。表达民族意志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坚定地宣布，只有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统一德国。西德统治集团不愿在进步的基础上统一，否则他们早就会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平等、独立的伙伴，就会放弃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实行破坏；就会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旨在使两个德国关系正常化的许多建议。有鉴于此，不管我们是从那一方面看这个问题——不管是从社会阶级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目前并不存在真正的统一条件。因此，即使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凶恶的对手来说，考虑两个德国存在了一个长久的历史时期这个真正的事实并得出恰当的结论，是必要而又合乎逻辑的。

10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敌人方面的帝国主义宣传散布种种说法，意思是，既然，据声称，西德是德国人民的唯一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不是一个国家。苏联和许多其他国家曾一再证明这种理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声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德国人民的唯一代表和原德国的唯一继承者这种主张，是一种地

道道专断和荒唐的概念。它只适合北约组织军事侵略集团的组织者，使他们得以把西德保留在他们的主要伙伴及西欧军事打击力量之中。

103. 事实是，两个新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已在原德国的领土上产生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们具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并代表它们各自部分的德国人民。对此提出疑问就等于否认乘法表或牛顿定律。诚然，可以那样做，不过那样做的人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岂止可笑的境地；尤其是当他们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声称，既然他们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世界上其他人也不应承认它时，就越发不止可笑而已。然而那是他们无能为力的事，不管他们在此大喊大叫得多么厉害。

104. 既然安全理事会是严肃的负责机构并履行着严肃的、负责的职务，它不该让自己被如此荒唐的推理所迷惑。它不能变成象美国的那个不幸而出了名的法庭。这个法庭最近还裁定人不是猿的后裔，并据此而禁止教授达尔文的理论。

105. 推理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德国人民唯一代表，其荒谬性还得到事实证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某些特定方面保持着关系，包括贸易、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下，双方最近还一直在采取步骤使这些关系升级。

106. 美国和联合国代表公然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治集团的意图：继续死死抱住德国帝国主义大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过时、腐朽和古老的做法。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以北约组织盟国的身分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治集团。他们千方百计设置种种障碍以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其合法地位。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用它自己的行动表明，这种过了时的哈尔斯坦主义是维持不下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准备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互换外交代表。这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早已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还通过华沙条约组织体系，以及通过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即通过紧密的同盟的纽带，和它连结在一起。

107. 因此，在波恩，在英美盟国兼保护者的共谋之下，正在炮制一些篡改国际法准则的新花样——

这些新花样业已被事实本身所摒弃，并且要求多数国家按照这些新花样行事，以此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依据。这意味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治集团，伙同联合王国及美国统治集团，武断地把国家分成所谓两类：一类是欧洲社会主义各国，波恩按一种准则同它们打交道；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可以使用独裁者的语言，命令它们不要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关系。实际上这无非是新殖民主义。

108.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指导政策是承认存在两个享有主权和平等的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个客观事实。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某些发展中国家在政府一级和议会一级的非常活跃的接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许多国家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正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大。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新的正式领事馆和贸易代表团正在不断设立。

109. 除了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之外，谁会否认在欧洲的中心久已存在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有其自己的宪法、议会、政府、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谁能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否认苏联的实际存在达十六年之久，可是终于承认这个事实并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它们至今还保持这种外交关系，而且我希望将继续保持下去。就我们来说，我们愿意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110. 美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止十六年。可是那是否改变了事实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那是客观事实。当然，它的存在违反美国的意志和愿望。可是这丝毫无损于它的存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北约组织国家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是一项同样不现实和荒唐的政策。

111. 卡拉登勋爵、鲍尔先生，它确实确实存在着，而且你们天天感觉到它。那么你们为什么拒绝它出席并竭力阻挠它的正式代表来这里表明其政府的立场？两个德国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当然既不需要美国、联合王国的认可，更不需要西德的认可。虽然这两个德国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以及外交政策的方向上有许多不同，它们也都得遵从国际法，并且也都是原德国的合法继承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

防止从德国土地上爆发战争是其外交政策的最高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欧洲中心的一个强大的和平堡垒。在目前情况下，参加国际关系的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世界政治中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稳定欧洲大陆和加强欧洲大陆和平事业中的新作用。我们正谈到的这个国家，按其工业产量属于世界上十个经济最高度发展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认为它不存在于地面上。是视而不见还是帝国主义作怪？显然，是后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真地和始终如一地履行它依照波茨坦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它从它的社会中消除了法西斯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影响，对国家整个政治和文化生活进行了民主改组。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诞生的最初日子以来，它就遵循一项严格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外交政策。

11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主要的世界问题的建设性态度从下列事实又一次得到证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同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首先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之一，是条约的有充分资格的成员。注意这件事对你尤其重要，鲍尔先生，因为我和我的尊贵的前任戈德堡先生合作，为缔结这项条约做了准备工作。就苏联政府而言，我们把这项条约看作实现普遍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这个现代人类主要目标的重要步骤。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我们各国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似乎相合。但是到了签署的时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而你的盟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却以种种借口没有签字。根据你们自己的新闻报道，有理由认为你们的盟友西德外交部长勃兰特先生正欲利用这个即将召开的日内瓦无核国家会议以达到侵略的复仇主义目的，而发起人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创造较良好的国际条件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禁止核武器，停止试验这些武器，销毁储存的全部这类武器，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现——原子能——在广泛的国际合作基础上用于和平目的。

113. 鲍尔先生，这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两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德国之间在对待问题上和政策上的区别。前者赞成和平与国际合作政策；后者赞成复仇和准备重新分割欧洲疆界的念头。你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积极支持，不仅

对欧洲的和平事业而且对全世界的和平事业充满着严重的危险，隐伏着严重的后果，因为头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德国领土上爆发的战争蔓延全世界，使世界人民遭殃。

11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来不赞成用武力侵犯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恰恰相反，它屡次提出了旨在保障欧洲中部安全和两个德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和平建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旨在为欧洲创造一种比较健康的政治气候，在所有欧洲国家之间建立互惠合作。时至今日，当前的欧洲没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不可想象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项建议，旨在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是具有建设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一切诸如裁军、清除殖民主义、不干涉他国内政、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基本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赢得了联合国许多会员国的尊敬而当之无愧。因此，讨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据称不仅代表西德人民、而且也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所谓权利，当然不能取得这些坚持宪章宗旨、维护和平利益的联合国会员国的谅解。这类要求是荒唐的、没有根据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代表过或能够代表该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人民。

115. 顺便可以说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本身载有条款，规定其政府机构在国际事务中只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不代表任何别国。我提请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如此敌视态度的美国 and 英国代表注意这一点。以你们的国家，鲍尔先生和卡拉登勋爵，及法国（我要求将此转告贝拉尔先生）为一方，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另一方于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巴黎协定中，公开并特别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只在其联邦领土上行使。非常明显，该国政府丝毫没有权利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和人民提出要求。显而易见，与德国保持关系的各国政府决不会认为，它们通过波恩不仅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打交道，并且也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交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它自己的国际协定，包括那些明确地、特别地谈到其国家疆界不可侵犯性和稳定性的协定。当某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声称也代表其他国家时，那么不管是那个国家如此声称，它只能被看作直接违反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回，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却正企图这么干。这只能解释为企图以某种方式去满足，或如他

们所说的，去扶助联邦共和国某些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追求复仇的野心，去帮助他们的北约组织盟国实现这些梦想。

116. 苏联对待这类企图的态度只能是否定的。苏联认为，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治集团的这种非法要求是有害的、危险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回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是有意的——这样做意味着伙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而受到怂恿的恰恰是那种鼓吹强行重新划定欧洲现存疆界的西德侵略势力。

117.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最近的事态，西德侵略势力正在彻底摊牌。对此，我必须占安理会一点时间提供一些事实。波恩追求复仇的分子并不隐瞒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策划。这些策划，目的是在那里复辟资本主义，或象英国报纸观察家报公然说出的，“悄悄蔓延的资本主义”。他们期望再来一个慕尼黑，并侵犯享有主权的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疆界和领土完整。请看西德苏台德区德国人一个组织出版的一份传单所说的话：

“苏台德区是德意志帝国合法的组成部分，就象西里西亚、巴伐利亚和来因兰一样。苏台德区德国人是德意志帝国资格十足的公民，就象西里西亚人、巴伐利亚人和来因兰人一样。这个不含糊的合法地位——传单继续说道——决不因一九四五年战胜国波茨坦协定而改变，因为根据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同盟国宣言，战胜国掌权不是为了最终吞并德国的地域。因此，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苏台德区代表捷占区，正如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地区代表波占区一样。从这些领土上被赶出去的的人民是德意志帝国被驱逐的公民。占领者非法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传单继续说道——是德意志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正因为如此，它未被授权宣布，无论公开地或暗地里，放弃对任何德国地域的要求，不管这些地域是在西里西亚、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或苏台德区，从而损害泛德意志代表在任何全面的国际和平会议上的地位。”

这就是西德敌对分子在西德复仇主义者的支持和保护下所陈述的复仇主义目标。

118. 同样居心叵测欲图重新划定西欧疆界的侵略计划同样公开地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官方人士予以宣布。不久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财政部长施特劳斯先生在会见苏台德德意志报记者时说：

“废除慕尼黑协定就等于承认：事实上绝对有效并根据国际法得到认可的一个文件不存在了。我们永远不会同意这种解释。慕尼黑协定是在有效的国际条约基础上缔结的，这个条约在法律上仍然有效。”

119. 一个西德复仇主义者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他向社会主义邻国的合法领土提出要求。统治集团的这些要求得到其北约组织盟国的支持。还可以提出一系列其他事实，特别是一些西德报纸极端坦率的陈述。例如，法兰克福汇报写道：

“联邦共和国在其政策上只能充当消极旁观者的角色，即使它感到担心并知道事态的任何变化都会间接影响它。凡是可能超越这种消极旁观、或可能使人产生我们积极参与的印象的一切行动都隐伏着致命的后果。”

120. 文章继续写道：对捷克斯洛伐克那些有益于西德复仇主义者的势力，必须给予帮助。同一家报纸已公开欢呼胜利，西德电视并已播送该报的评论如下：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走向社会民主的话，那么非常清楚，同一个社会民主的、虽然形式上仍然是共产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话，于我们将要方便得多。”

121. 西德复仇主义者正是把赌注押在这个上头。西德报界认识到，西德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的颠覆和敌对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未免太显眼，已经提出劝告：在采取这类颠覆和挑衅行为时要小心谨慎。七月二十二日的纽伦堡新闻写道：

“正如联邦银行总经理布莱辛最近在渥太华打听形势那样，一切这类接触应该毫不突出地、完全悄悄地进行。”

122. 我引证法兰克福汇报对西德复仇主义的劝告如下：“那里需要有效的帮助，就应该以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予以提供。”

123. 这些就是西德报界发表的指示。此处提到的西德复仇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帮助，德意志国民报对之有十分坦率的描述：

“捷克斯洛伐克人也不可能永久地从驱逐苏台德区德国人中得到好处。迟早会起变化，而与其以后在国际政治状况的压力下造成这个变化，倒不如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自愿地使之起这个变化好一点。”

124. 这是公然的复仇要求，修改疆界的要求，威胁的直接暗示。西德的帝国主义政策常常在联合国受到谴责。谁都知道它在恶化国际紧张局势、支持索尔兹伯里-比勒陀利亚-里斯本殖民政权中的特殊作用，及其对南非种族主义者在西南非洲所干的一切罪恶勾当的支持。联合国曾一再谴责西德参与索尔兹伯里-比勒陀利亚-里斯本政权对非洲各国人民策动的殖民地战争。

125.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无论是北约组织国家代表的花言巧语，或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敌意的攻击，都不能掩盖西德复仇主义者及其地位很高的保护者参与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并把世界引向灾难的边缘的尝试。当他们未能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达到目的，他们于是企图违背联合国宪章，剥夺当事的一方——他们如此敌对地、污蔑地、心怀叵测地指控其侵略、干涉、违反国际法等等——出席安全理事会以提供真实情况和揭露英、美代表的诽谤性捏造的权利。我们断然反对这些充满冷战气息的挑衅性的企图。不管这些代表如何一再重复他们的讲话，也不管他们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什么态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履行它的职责。迟早，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和加拿大将不得不承认它，并接受它，就象美国接受苏联存在于世界上这一事实一样，尽管他们花了十六年才做到这一点。

126. 我们提出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利害有关的一方参加安全理事会辩论的要求是合法和公正



的。我们完全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长文策尔同志电报中的请求。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历史事实支持这一请求。因此，以种种阴谋、诡计、谰言和依靠表决中的机械的多数来剥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法权利的任何企图，只能再次暴露美国及其盟国原是建立欧洲与世界持久和平的敌人，是志在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一帮。

127. 总之，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再次坚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应被邀请到安全理事会就列入议程的问题参加辩论。

128. 主席：既然匈牙利代表提起了先例问题，我想回顾一下：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文策尔博士以中东问题为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拍了一封电报，请求将它分发给安全理事会各代表。正如主席昨天所做的那样，按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主席的指示，电文被作为第三者备忘录加以散发。据我所知，当时安全理事会并未改动或撤销主席已作出的决定；而且据我所知——假如我弄错的话，请予纠正——决定至今维持不变。

129. 另一方面，我要说，指导我作出昨天的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文件 S/7891 的内容。这个文件提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秘书长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份不署名备忘录。据我理解，这个问题讲到处理来自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有关贯彻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的函电这一点。苏联的备忘录已载入文件 S/7882 分发。我想如果我把秘书长的不署名备忘录读给大家听听，可能会使大家感兴趣。

“秘书长解释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时，关于他所应收集的情报，以及他关于贯彻这个决议的报告所应包含的情报这两方面，已充分注意到决议执行部分第 8 段。在该段中，安全理事会‘吁请联合国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成员国向秘书长报告他们各自根据本决议第 2 段的条款所采取的措施’。根据安理会的指示，所以秘书长分发的、并包括在他的报告[S/7781 和 Add.1 和 2]中的情报，是来自安理会要求提供这类情报的国家的。然而，应该注意到，除此之外，应保加利亚

常驻代表的请求，秘书长还分发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贯彻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的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的声明’[S/7794]。秘书长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发表的报告附录[S/7781/Add.2]中提请注意这个声明。该附录包含原报告发表后收到的情报。

“就分发函电这个总的问题来说，秘书处关于这方面的政策过去已经在很多场合解释过了。秘书长认为，没有有关的审议机构的明确指令，他无权决定这样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很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即某些地区，其地位在联合国会员国中尚有争议的，是否属于不时出现于联合国决议中的‘所有国家’或‘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这些惯用语的意义范围之内。在这方面，常驻代表大概会记起秘书长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联合国大会第一二五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sup>3</sup>就中他提到：

“最后，为此我必须说明，如果采用“任何国家”这一惯用语，那么，只有联合国大会给我提供在此惯用语适用范围内而非联合国会员国或其专门机构的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的全部国家名单，我才能执行。”

“这些话，是就一项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缔结的一般性多边条约扩大签约问题的议题而讲的。虽然如此，当时的意图是要明确适用于诸如目前这种情况的一般规则。

“由于秘书长认为他无权解释上述性质的惯用语，在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作出相反的指示之前，他除了继续按现行惯例办理，别无他法。”[S/7891]<sup>4</sup>

130. 这就是秘书长的不署名备忘录。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这也是指导我作出昨天的决定的主要因素

<sup>3</sup>见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全体会议，第一二五八次会议，第101段。

<sup>4</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之一。再者，我重申我并不声称绝无错误。我愿意采用安全理事会认为合适而加以批准的任何做法。当然，我讲的这些话只是指分发电报的程序问题——即电报应如何分发。它与邀请某一特定国家这一根本问题完全无关，因为据我理解，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能对那个问题作出决定。但是，即使是在分发电报这个问题上，我也并不坚持援用惯例，而是愿意采取安理会批准的任何做法。

131.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向你对我的请求所作的答复表示感谢和赞赏。

132. 我想要说明不能由安全理事会用表决方式来决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否一个国家。对这个问题的任何方式的表决当然不会改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状况，不能认为对这个问题有决定性的作用。

133. 在一些多边国际协定中，有些国家即使有保留，也参加协定。比如联合王国，作为签署的一方，提出保留，说明它参加一项多边国际协定并不意味着它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代表。但是它仍参加了协定。

134. 因而，照此类推，一个政府，不承认另一个政府，但和它一起参加一个关于某些问题的国际协定，或者即使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也不抗议分发来自这个方面的文件，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35. 我想指出，目前的事例和主席先生你所提到的事例有所不同。首先我想强调这一事实：秘书处给你提供的安全理事会历史上对来自一个非会员国的文件未予分发的例证只有一个。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而文件又是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似乎间接地暗示，所有来自其他非会员国的文件，当某一问题有关其得失，它们感到有必要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与安理会通讯并请求参加讨论的时候，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而分发了。因此，我敢冒昧地说，这构成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歧视。而且，让我补充说，这个事例与你所提到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发生的事例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目前这次辩论中曾经多次提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问题的当事者。因此，一九六七年的声明的性质和这次你非正式地分发了的这份材料的性质

完全不同。我想，在把你收到的电报作为正式文件分发——我强调，分发——这个问题上，你应该考虑这两点。

136. **主席**：承蒙过誉，匈牙利代表似乎把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权估计过高了。他讲得很清楚：安全理事会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来决定某一特定地区是否一个国家。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似乎暗示，主席倒有权就这方面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主席并没有匈牙利代表似乎暗示的那么大的权力。我感到过誉了，但是在这方面我实在无能为力。

137. 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这是秘书长在以前的一次所采取的明智的办法，也是我今天正在采取的办法。我将乐意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批准的任何行动，采取安全理事会所批准的任何做法。

13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只想短短地讲几句话。你刚才引用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信件，但这一信件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起草的。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都在控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说它犯了某种他们所想象出来的国际罪行——侵略、入侵等等。

139. 当一个国家被控犯了这类罪行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议事规则，是使这个国家有可能派遣正式代表到纽约，是邀请这个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会议，给他机会出来阐明他所代表的政府的立场和观点。这是完全自然和合乎逻辑的。

140. 你念给我们听的文件，是由我们大家都认识和尊敬的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领导下的部门起草的，看来指的是另一回事。但是在特定的这一回，安全理事会尤应公正地行事，因为作为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的安理会，不应以曾经一度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公正为先例，再一次对它不公正。

141. 因此，不管安全理事会任何理事国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如何，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个国家，给予这个国家参加讨论这样重大的国际问题的权利是合乎逻辑的，是符合公认的国际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的。应该邀请这个国家的代表，听取他的解释。这对任何人都无损害。既无

损于那些反对这一作法的人，也无损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事业。

142.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的讲话。我想澄清一下，请他放心，我就我援引的先例所讲的话，仅仅是指文件的分发问题。当然，我没有想要暗示关于这个其实也不是实质性的问题——邀请或不邀请某一特定国家这个主要问题的任何决定或态度。我提到的先例只是用于说明安全理事会主席昨天作出的决定是正当的。

143. 那个问题，甚至这个问题，都应由安理会来决定。

144.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如果我没有把要讲的话讲得十分清楚，我得表示歉意。我现在和过去都有这个看法：安理会不能用投票方式来决定这个问题，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否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和政治单位。但我并不是想要说只有主席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但是，在我看来，这一政治经济单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来一个文件，在这个情况下，你非正式地分发了这个文件，你之所以把它分发了，是因为你感到你必得让安理会各位代表知道你从那方面收到了一份文件。由于问题紧急，当时只能用这种方法通知安理会各代表。但是在我看来，由于当前这个事例和你提到的事例有所不同，鉴于秘书处对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函电的通常做法，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当作正式文件分发。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邀请参加这个问题上，这是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所应采取的下一个步骤。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谈到在这个问题上妨碍议事进程的话，那么这种妨碍是由那些人搞起来的，他们一开头就宣称因为他们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不想把你当作非正式文件分发的电报看作安理会的文件。这个，轻一点说，是安理会中不能接受的、不民主的做法。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没有理由这样做，没有理由进行这样长的讨论来拖延我们的审议。

145. 那些企图说服你不要将这份电报当作正式文件分发的人们挑起这个，是因为他们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能代表德国人民讲话。

146. **主席：**我感到有必要澄清一点。我提到收

到电报的时间很晚，那只是因为我想向苏联代表澄清一点，他说电报是下午很早就到了的。因此，作为事实问题，我提到联合国电讯处盖的戳上的时间是下午六时五十三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我是很晚才收到这份电报的。但是我并没有想暗示我昨天作出那样的决定是由于时间很晚。我没有暗示那一点。我只是澄清了提出来中的一个问题，苏联代表提出的一个事实问题。

147. 主席是依照那些据我理解的惯常的做法作出这个决定的。我主要是受了我们提到的秘书长的文件内容的指引。事实就是如此。

148. 现在匈牙利代表建议我们将来自他称之为一个政治单位——这不是我的用语，这是匈牙利代表的用语——的电报作为正式文件分发。我现在告诉他的是我将受安理会决定的约束。如果他提出正式提案而又没有异议——但是似乎有——我将乐于同意他的请求。这是我想澄清之点。

14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首先我想说，我很高兴终于发现我和匈牙利代表的意见完全一致了，那是当他说没有必要把这个讨论再拖延下去的时候。

150. 我只有这些要讲，我认为此刻需要讲的只有这两件事。第一，我想说我肯定我们对主席的判断和行动都有充分的信任。第二，我想指出，经过这么多小时以后，没有人对我们提出提案，提出动议。如果有人提出提案，我们将乐于就此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要向我们提出提案，那么我建议言归正传，谈议程上的事情。

151. **主席：**实际上，安理会没有任何提案要处理。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可以进行对议程的审议。

15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显然我是被误解了。我建议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我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个提案。我已经在我的讲话中具体说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他的正式信件中请求给予答复，你将怎样答复他呢？

153. **主席：**安全理事会怎样决定，我就怎样答复。在这个问题上我将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行事。

154.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主席先生，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苏联代表的发言，我理解他有一个正式的提案要提出。我希望他现在给予正式表述，以便我们表决。

155. **主席**：是否请苏联代表正式表述他的提案，以便我们表决？

15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愿意第三次陈述我的提案。我提议：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安理会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议程中的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157. **主席**：现将苏联代表的提案付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者：匈牙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者：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巴拉圭、塞内加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者：阿尔及利亚、巴西、印度、巴基斯坦。

提案以九票对两票，四票弃权，未获通过。

158. **主席**：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审议议程上的事项。据我理解，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已要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159. **哈耶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一个成员和负责代表，我在联合国这个庄严、重要的机构内发言。我是带着激情、悲伤和遗憾的心情来发言的，因为议程上这个问题，构成我国一个悲惨的事件和一种悲惨的局势。

160.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了提到安全理事会上的问题，以及有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介入的一场辩论的题目，某些反社会主义的论点在辩论中被提了出来，这一切并非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过错。这个责任在于某些政府。尽管一致同意的相互关系的各项原则曾经多次宣布，最近又由它们的最高级代表于今年八月三日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联合声明中加以保证，尽管有条约规定的双边和多边义务，但是这些政府还是在八

月二十日晚上和八月二十一日早晨，用它们的武装部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

161. 这次使用武力的行为是无法辩解的。其发生并非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或这个共和国的任何宪法机构的请求或要求。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各项公告——据我所知，这些公告已提供安理会参考——都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有五个国家的政府参加了占领，如果在其中一些国家里有人提到捷克斯洛伐克按照宪法选出的某些政治代表曾经提出请求，那么，我要说，至今没有人举出过一个名字，而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知，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要求。

162. 也不能用关心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部安全，或关心因华沙条约国家的共同防御而产生的各项义务的履行，来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占领辩解。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一向认真履行了这些义务，而且已经使人无可置疑地表明它有决心有能力在今后也一样履行这些义务。这一点已多次表明。即使那五个国家的政府，现在也不声称在它们实行占领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处于外来军事侵略的危急关头。况且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有能力有准备抵御外来军事侵略，有自卫的准备。甚至华沙条约的高级指挥官在五月到七月进行访问期间也承认了这一点。

163. 也不能用所谓反革命危险的种种论点来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占领辩解。这些论点本身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即使撇开这种论点的绝对无效性不谈，请允许我——因我认为有必要——说明这一点：直到占领时为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完全控制了它的领土内的局势，当时那里存在着社会主义秩序。国家行政和人民权力机构都在行使职权。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以统一于民族阵线、承认工人阶级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多种社会组织为基础的深入的民主政治生活，一直到那个时候都在发展。

164.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九六八年一月发动的一系列变动的过程，其实质是消灭官僚政治的畸形现象，充分运用合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与

本义以及复兴和更新人民的政治活动与首创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一场全面的讨论当时在开展着。它的开展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感情和意向以及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是以产生于思想、观念和行动的倡导的自然威信为基础的。我们就是这样支持了共产党指导下人民政治首创精神的广阔的积极潮流，抗拒了任何极端势力和现象。

165. 我敢冒昧地说，在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同志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我国两个民族——捷克族人和斯洛伐克族人——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然威信和无可否认的领导权。这也可以从自发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潮流得到证实。这种潮流特别在今年夏天几个月里有了发展。它表现在积极的行动、工作的努力和自愿筹集必需的资金来解决巨大的经济问题和任务等方面。

166. 群众主动性的这些积极的、真正爱国的、深刻的社会主义的表现，使得那些消极的反社会主义的现象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完全成为次要的了。那些消极现象，使我们不安，也使我们国外的朋友们不安，并且无论客观上还是自觉有意地，原来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敌对势力的同盟者。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存在。我们没有低估它们，而且抵抗了它们。然而，我们当时认为主要通过广大群众的主动性来和它们作斗争是正确的。群众的主动性本来会孤立那些消极势力，使得有可能采取行政步骤。可以理解，行政步骤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的，我们当时也是不愿放弃的。

167. 正是在最近的日子、最近的几周中，这次占领之前，我们的做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开始产生了效果。

168. 我本来不想谈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内事务。但是我从逐字记录得到这样的印象，就是有些代表企图为那些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而采取的步骤进行辩解，他们强调这些现象，并在陈述时加以歪曲。我想提请注意，象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和他的同事们，以及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同事们那样的政治家和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领袖，就在最近，在那命运攸关的占领之前的一周，当他们在那里访问时，就查清楚了这件事。他们的见证，不外

乎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以及我国政治生活的领导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完全负责地、当面向占领军队和世界公众宣布的情况是真实的。那就是说，在八月占领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而且一向是忠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事业的，是忠诚的，愿意而且有能力履行它对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家庭所担负的义务的。它的国内生活是坚定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向着社会主义目标发展的。它的政治领导力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内部更新的过程，从而得以全面地成长、巩固、壮大，在全体人民中赢得更大的威信和支持。

169.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坚实基础的民族阵线，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构架，变得更强大了。消极现象及其对群众性宣传报道手段的影响正在受到孤立。在所有负责管理群众性宣传报道手段、管理公共生活中通讯和情报的人当中，一种纠正这些表现的自觉自愿的纪律性正在增长。所以，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所谓的反革命危险的恐惧和疑虑是毫无理由的。政府已牢牢地控制了局势，也有足够的手段来击退任何对社会主义基础的真正进攻。我们政治生活中的秩序和纪律性、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觉悟、工人阶级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真正的领导作用，都从我们全国对占领的反应得到证明。对合法机关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对占领军队发布的命令的不承认，对维持共产党——我们国家生活的中坚——的工作所作的一贯的、成功的努力，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迅速召开——大会在局势紧急情况下通过了各项决议，坚决要求结束占领，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领导表示坚定的忠诚——这一切都提供重要的证据，就在眼前，说明那些自以为有权用占领这样的方法进行干涉的人们何等误解了我们的局势，误解了我们的人民，误解了我们整个社会发展。

170. 如果有什么东西严重地危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话，如果有什么东西正在造成一种危险，可能使它的名誉在世界上受到损失的话，那恰恰是对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实行占领的那些政府的无情的、非法的行径。它们

的占领搅乱了共和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进程，使宪法授权的机关和民主选出的领导无法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利，执行人民委托他们的任务。因为，正如诸位所知，有些领导人已经被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而恰恰是这种对自由从事政治工作的限制，恰恰是这种强力造成的——即使是由于群众的主动性，只是部分地造成——法律真空，给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至为严重的危险。

171. 它严重地损害了和深深地挫伤了我国人民对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一向抱有的和继续抱有的自然的友好感情。同时，比以前有更大的可能出现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这些感情，这些希望，这种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受到占领军的坦克对待的那些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合乎人道的方式方法的信念，可能蜕化为失望，甚至对原有信仰的否定，从而带来部分民众采取反社会主义态度的一切后果。处于这种情况——可能是困难的情况——即使我们设法抵抗这种否定，暂时也没有充分的可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受到占领军队的阻挠。因此这一切后果完全应由那些下令占领的人负责。

172. 危险也存在于对这一行为的国际反应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已经造成的局势更加有利于诽谤性宣传，更加有利于那些同社会主义与和平相敌对的势力采取行动。这些势力将试图借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这一事实，务求制造反共反苏运动，排斥和否定和平共处的政策，污蔑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其在争取与保障和平中所起的重要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同时，这样一种运动可能被用来为帝国主义在越南、中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侵略政策辩解。

173. 国际局势，最近原有可望好转的迹象，却一直在恶化。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造成这些对世界和平事业极为致命的后果，责任也在那些占领决策者。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人民一致，决不会为这些目的效劳，助长消极后果，帮助社会主义的敌人达到它们的意图。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声明：我国代表团绝对不参与中伤或否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任何企图，即使这些企图与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说法扯在一起。我们的对外政策，其中一项

原则依然是：两个德国的存在是和平解决和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欧洲安全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

174. 我们坚决反对将我们的名字、将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局势和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攻击扯在一起的任何企图。我们仍然是坚决相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因为捷克族人和斯洛伐克族人是自由地、主动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无意背离这条道路。经历了慕尼黑事件，经历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占领，经历了英勇的斗争和解放——在这当中苏联军队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经此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共产党领导下，于一九四八年击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一九六八年，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开始消除五十年代那些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畸形现象，开辟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那么一些社会的和政治的典型。这些典型符合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质与本义，符合我国的民主传统和心理状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所提出的各项重要任务，符合科学和技术革命的要求，符合为一切国家和平与合作而作出的努力。

175. 我想着重指出，受到整个进步的、革命的、民主的和人道主义的传统所影响的我国人民的民族个性特征，影响我国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接近欧洲以及全世界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进步潮流；我想着重指出，这些特征形成他们对世界上种种智慧和创造力源泉合理结合的典型感情；我还想着重指出，这些特征的最高表现是对真的、正义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深刻感觉，这客观地反映在我国全体人民的性格中的道德和美感特征上。这也非常清楚地表现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以来我们的整个政治发展。这个发展，我要再一次强调，是朝向社会主义目标的，是坚定地立足于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从来无意离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范围。

176. 目前的占领对这些努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深感失望、受到冒犯和屈辱。由于这种打击来自那些国家，我们丝毫没想到它们会这样对待我们，也丝毫不该遭受它们这样对待，所以更为惨痛。我们是带着忧伤讲这番话的，但并不怀敌意。我们坚信这一命运攸关的行动是根据不正确的考虑、不正确的情报和对局势的不正确的分析而作出的。

177.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其人民的感情充分协调，愿意始终如一地将来也遵循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恢复和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关系——甚至同那些因最近事态而致关系受到如此严重妨碍，如此严重损害的国家也一样。我们充分意识到把我们和那些兄弟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一切。我们没有忘记这些关系的传统；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些纽带对我们何等重要；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伙伴会认识到这些建立在平等和尊重主权与独立的基础上的纽带对他们是何等重要和有利。我们也没有忘记苏联各族人民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人民给我们的好处。我们高度赞赏，特别是在此刻，兄弟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目前对我们的复兴过程和对我们的人民的深刻理解和真正兄弟般的援助行动。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实际表现。我们只希望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鉴于我国人民在占领部队面前所表现的团结一致，鉴于他们的占领所造成的危险后果，能够及早认识到他们犯了多么巨大的可悲的错误，并且作出果断的、迅速的改正和补救。

178. 造成的祸害太大了。目前的紧急任务是不允许更多的祸害积累起来。我们同我国人民和世界公众一道，坚定地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和他率领的代表团目前在莫斯科所进行的谈判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即使在五国并不履行它们对我们的义务的这个严重的时刻，我们自己仍然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原则、宗旨和目标对我们是有约束力的。我们继续争取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了解、团结和紧密合作，争取加强我们的相互关系，同时充分尊重各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和特点。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我们继续以和平共处的精神，争取保障和平与广泛的国际合作。我们继续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任何侵略——无论是在越南、中东还是加勒比海——的斗争中所作的进步的努力。这就使我们有一切权利坚决反对那样不尊重牵涉到我们方面的国际义务。

179. 这些就是我们的政府要求外国军队——即使来自友好国家，也是外国的——立即离开我们的国家，要求使我国的主权得以充分恢复、并在其全部领土内行使的时候所主张的原则。按照宪法选出的代

表、政治机构及其成员的权利和职能必须受到充分尊重。同我国全体人民的观点和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最近的决定一致，我们认为占领机构的一切行为都是非法的。

180. 我们认为，接受我国政府和我们所有宪法授权的机关所坚决维护的立场，可以成为将来解决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来消除目前的占领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并继续努力，发展一个符合它的传统、心理状态和我们时代需要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希望有可能治好深重的创伤，同那些国家——它们的政府应对目前的恶化负责——的人民恢复友好关系。

181. 在这个基础上，将有可能使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在旨在加强国际合作、保障世界和平的建设性努力方面，又再贡献它的一份力量。

182. 我们充分意识到，解决问题的责任完全在于占领我国的五个国家的政府；解决的办法在于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宪法授权的当局进行谈判。然而，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可以为达成这样的解决作出贡献，这就是采取明智的立场，帮助创造一种有利于有效而迅速地解决这个局面、有利于创造我曾试图概述的那样一个基础的气氛。

183. 主席：以巴西代表的身分，我不知道能否得到允许对于投票作简短的解释。我想说明，表决苏联代表的提案的时候，我之所以弃权只是由于处境的缘故。我纯属个人的判断认为主席应当保持抑制、谨慎和沉默。它丝毫不反映、也丝毫不应解释为反映，巴西政府在对待打电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当局的性质和资格情况这方面的态度有任何改变。

184.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我想简单地讲几句话，说明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如果已经有代表表示要先发言以行使答辩权的话，我愿意让他先发言。

185.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我想得到允许解释我国代表团对早些时候决定的程序问题的投票。

186. 为解释我国代表团的投票,我想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前来出席安全理事会这个问题上,使我国代表团不得不采取反对立场的是打给你的那份电报内容,因为这个请求是根据这一声称作出的,即该当局的代表将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到这里来。

187. 埃塞俄比亚不承认该当局是一个国家。这就是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动议投反对票的原因。但是,我想同时说明,我们这次所采取的立场无损于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所采取的传统立场。

188.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严重局势直接关系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尊重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问题。

189. 巴基斯坦 牢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样,不管他们的社会制度如何,有权行使他们的主权和免于遭受武力威胁或武力对待的恐惧。

19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因此,这些武装部队的尽早撤离,对于国际社会以及安全理事会来说,当然是得失极为重大的事。在这方面,巴基斯坦代表团注意到苏联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他说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部队将要撤离。

191. 为了全面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局势,必须记住:外国军队之所以进入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危机的结果。没有提出领土要求;没有提出关于权利的要求;没有提出关于安全边界理论。

192.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国家主权、自决权和免于遭受武力威胁或武力对待的恐惧,这些权利是绝对不可少的。因此,世界上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方面表现了一种随意对待的态度这一事实尤为令人痛心。我不必引证大国干涉那些它们认为属于其重要利益范围的主权国家的事务的具体例子。

193. 在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局势以后,安全理事会发觉自己无法起作用,因为它所据以建立和发挥职能的基本假定并不成立。当安全理事会几个常任理事国直接对立的时候,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的职能就瘫痪了。问题产生了:那怎么办呢?幸而情况还不是一团漆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元首、英雄和爱国者斯沃博达总统,现正在莫斯科,出于他本人的意愿,为寻求解决国内局势的途径而采取行动。我现在引用自由布拉格广播电台昨天广播的他的讲话:

“我们都应该认识到,问题是寻求体面的、不失尊严的解决目前局势的办法。这种局势有对我们的人民及其祖国造成悲惨后果的危险。请注意:必须本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精神的精神,继续建设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民主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进。”

194. 昨天[第一四四四次会议,第67段],美国代表以真正的政治家的风格提到了这些谈判。他说如果这些谈判达成一项协议,那么,“显然地,本安理会对这个有希望的、值得赞扬的过程不应进行任何干预”。南斯拉夫代表也表达了他的政府对通过直接谈判求得和平解决的愿望。

195. 我国代表团要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表示敬意。他承担了与苏联最高级代表进行直接谈判的任务,以期达成一项体面地解决危急局势的办法。我们相信谈判是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相信谈判的结果会无损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而且与曾经发表联合声明的以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为一方、苏联和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早些时候达成的协议的精神相符。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谈判,才能象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所设想的那样,即“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使局势得到体面的解决,导致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部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

196. 现在谈谈由加拿大代表八个提案国提交的决议草案[S/8767]。该草案提请:“责成秘书长立即指派一位特别代表前往布拉格负责谋求释放被拘留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紧



急进行汇报。”巴基斯坦代表意识到最初促使八国提出这个草案的人道主义的关注。

197. 在另一个情况下，当一个著名的民众领袖因为要求他的民族的自决权而受到监禁的时候，巴基斯坦政府曾经希望安全理事会表示同样的关注。

198. 我本来想就修改这个决议草案原文的必要性发表几点意见。但是，由于获悉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正在莫斯科参加谈判，可能没有必要再去研究这个提案。

19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刚收到塔斯社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电文是英语的，我来念一下：

[发言人接着用英语讲。]

“塔斯社 莫斯科 八月二十四日电：克里姆林宫会谈。

“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卢德维克·斯沃博达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及苏联政府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于八月二十四日继续进行。如同在八月二十三日一样，会谈是在坦率和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同意八月二十五日继续会谈。”

[发言人接着用俄语讲。]

200. 苏联代表团深信，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发生的任何问题，可以而且必须由这些国家来解决，不受外国干预，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在这些前提下，苏联代表团认为任何申诉或行动——不管其形式如何和由谁发起——只要可能被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强大的宣传利用以谋取其本身利益的，对于解决已产生的问题并采取措施以求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都不可能有什么好处。

201. 在这里的辩论的现阶段——正如苏联代表团所指出，这个辩论是非法的——我只想将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呼吁书告知安全理事会。我将宣读呼吁书的全文，同时我请求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处将这个文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发表。<sup>5</sup>

<sup>5</sup>同上，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S/8772。

“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呼吁书，载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消息报。

“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弟兄们！

“这封呼吁书来自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应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我们提请援助的呼吁，我们命令我们的武装部队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提供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这些成就正受到国内和国际反动势力日益紧迫的侵害的威胁——所必需的支援。

“这种行动正是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在布拉迪斯拉发承担的集体义务所产生的结果。承担这个义务是为了共同支持、加强和保卫每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成就和击败帝国主义的阴谋。

“受到帝国主义鼓励和支持的反革命分子贪图权力。在夺取了新闻、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方面的要职之后，反社会主义势力诽谤、诋毁了勤劳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二十多年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亲手创造的一切。

“敌人刁难忠于社会主义的干部，动摇了法律和秩序的基础，残忍地阻止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迫害不愿参加反人民活动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反革命势力蔑视社会主义的法律，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准备夺取政权，而这一切都是用侈谈民主的蛊惑人心的词句来作掩护的！我们深信这是骗不了忠于社会主义民主理想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只能用加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光荣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来保证。

“这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所定下的目标。会议对于过去所容忍的错误开始进行纠正。我们的党和人民支持为加强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民主而作的正当的努力。但是

最近几个月以来，巧妙地伪装着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把事情弄到动摇社会主义基础的地步。一些钻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党的领导位置的人竟然一直在庇护这些颠覆活动，从而帮助了反革命分子集结力量为夺权斗争的最后阶段作准备。

“在蒂萨河畔切尔纳的苏捷会议上和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宣布了他们决意保卫劳动人民利益，制止反革命分子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

“然而，这些保证和承诺依然没有得到履行。这就使反社会主义势力和他们的外国后台老板越发大胆地加强他们的敌对活动。捷克斯洛伐克的敌人一直在准备使国家陷入混乱，并为了他们自私自利的目的而牺牲国家的自由和独立。

“反革命分子盘算，由于美国的侵略活动、特别是由于西德复仇主义势力的日益频繁的活动造成了复杂、紧张的国际局势，在这当中他们就可以将捷克斯洛伐克拉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但是这些都是妄想。社会主义各国非常强大，足以保护兄弟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你们的阶级兄弟来帮助你们了。

“他们来到你们这儿，不是为了干涉你们的内政，而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击退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排除对你们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安全的威胁。

“你们的兄弟盟国的武装部队到你们这儿来，是为了保证没有人能够剥夺你们在我们反法西斯共同斗争中所赢得的自由，保证没有人能够阻止你们在光辉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一旦排

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和独立的威胁，这些武装部队就立即离开你们的领土。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人民的团结一致一定会战胜他们敌人的阴谋。

“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

“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兄弟情谊万岁!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

“(签字)”

202. 在辩论的现阶段，苏联代表认为可以在此停止。

203. **主席**：在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过程中，他请求将他宣读的文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如果没有异议，秘书处就采取必须步骤照这样做。

204. 名单上已没有其他发言人了。我建议现在休会。

205. 许多代表团已表示希望安理会赶紧复会，以继续审议安理会依然要处理的项目。初步建议星期一上午十时复会，如果经过非正式磋商后，发现有必要的话，安理会可能提早复会。我将就这一点与代表们接触。如果没有另行决定，安理会将在星期一上午十时复会。这个安排，不知道安全理事会代表们是否认为合适。

206. 既然没有异议，在已作出上述安排的情况下，我建议休会。

下午四时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